

约翰·勒卡雷的间谍生涯与小说写作

间谍小说大师约翰·勒卡雷的唯一回忆录《鸽子隧道》近期由世纪文景出版，书中记录了他人生中近四十个刻骨铭心的片段。在他的人生故事中，他既是作家约翰·勒卡雷，也是间谍大卫·康威尔。

《卫报》评论道：“在这本书里，有两个勒卡雷，一个是作为间谍小说作家的他，他写军情五处、军情六处，就像是托尔金写中洲世界；另一个是才华横溢的当代小说家，搜寻着出逃的自我。”

约翰·勒卡雷的很多作品，如《柏林谍影》《锅匠，裁缝，士兵，间谍》《夜班经理》《永恒的园丁》《女鼓手》等都曾被成功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在《鸽子隧道》中，勒卡雷回忆了很多他与大导演和明星们之间发生过的有趣故事。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陈曦

不是间谍的德语老师不是好作家

“格雷厄姆·格林告诉我们，童年就是一个作家在写作上的信用卡余额。至少就这个方面而言，我生来就是百万富翁。”

约翰·勒卡雷原名大卫·康威尔，母亲出身上流阶层，父亲——用他本人的话说——是个骗子、幻想家，以及偶尔的囚犯。出逃的母亲和总是处于债务危机、制造骗局并在世界各地多次被抓的父亲，迫使小大卫在成长过程中不断伪装自己，“窃取”同学、同事的行为举止和生活方式，给自己拼凑出新的身份，甚至到了需要伪装自己父母双全的、拥有饲养了小马驹的安定家庭的程度。而恰恰因为这些，再加上伊顿公学、伯尔尼大学和牛津大学的教育背景，使大卫·康威尔成为秘密情报机构最理想的招募对象。事情是这么发生的：

时年19岁，还在伯尔尼大学读书的大卫有一天被邀请到校长办公室，校长给了他一杯雪莉酒，接着又给了一个“去伦敦见几位有趣朋友”的机会。当他接受这个提议之后，就收到了一封印着官方压花、显眼醒目、双面密封的淡蓝色信封，邀请他前往白厅的某处。他的间谍生涯就从校长办公室的谈话开启了。

作家在书中回忆说间谍行动并未带他走进什么秘密领域，因为逃避与欺骗一直是他童年时期必不可缺的武器，他已经是经验丰富的间谍老兵了。“当秘密情报世界前来认领我的时候，我才感觉真正回到了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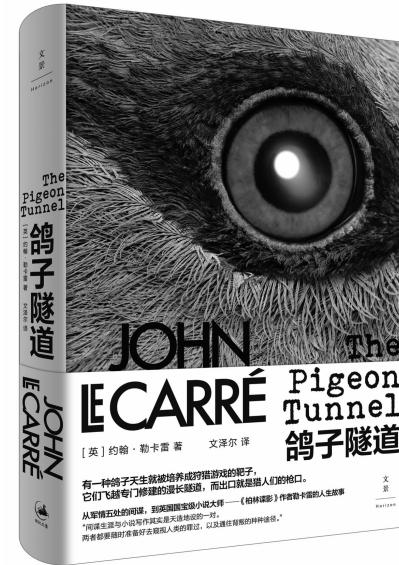
1961年，服务于军情六处的大卫·康威尔出版了小说处女作《召唤死者》，由于军方规定间谍不可以使用真实姓名发表出版物，约翰·勒卡雷这个名字才得以闪亮登场。1963年，作家勒卡雷的第三本小说《柏林谍影》问世，知名

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盛赞：“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间谍小说！”这部作品也奠定了他文坛大师的地位。勒卡雷后来将自己的写作素养完全归功于军情五处总部顶楼那些受过古典式教育的高级官员——“他们一副幸灾乐祸的老学究模样，抓起我的报告，对我那些炫耀式的从句和毫无必要的副词表达了极力的藐视。然后在我朽木不可雕也的文章页边空白处打上分数，以及诸如‘行文累赘——注意省略——论证缺失——结论草率——你真的是这个意思吗？’之类的评论。我遇到过的编辑们都没他们这般严苛，或者说没他们这般正确。”

在伯尔尼大学和牛津大学学习日耳曼文学的经历和在奥地利、联邦德国担任间谍的经历造就了后来的伊顿公学德语教师勒卡雷。但受到原生家庭影响的他却什么也做不长久，军情五处的探员不行，军情六处的探员不行，伊顿的教师也不行。这名后来想要彻底脱离情报组织，却被同行诅咒“一日间谍，终生间谍”的前探员说道：“只有作家是我一直坚持不懈的事业。”

《鸽子隧道》：一部勒卡雷式的当代微观史

“我的所有书几乎都曾经以‘鸽子隧道’作为暂定的书名。”勒卡雷回忆。“鸽子隧道”这个意象源自他15岁时和父亲到蒙特卡洛的赌场，发现了有一种鸽子天生就被培养成狩猎游戏的靶子，它们飞越专门修建的漫长隧道，而出口就是猎人们的枪口。那些未被射到的，或者只是翅膀受伤的鸽子，会去做鸽子们本该做的事情：回到它们的出生之处，也即赌场的屋顶，在那里，周而复始的陷阱正等待着它们。“鸽子隧道”仿佛间谍活动中的某种代号，隐喻着“冷战”时期终极的隐秘和虚无。



点……”

当他面对前情报部门的同事因为他作品中披露的一些组织内部事件导致情报组织“荣誉受损”而产生的愤怒指责时，他心里反击：“如果你是个努力探索国家灵魂的小说家，那情报局也不失为一个合理的观察对象。

因为勒卡雷的“江湖地位”，

与国际政坛的“亲近”程度，我们能在这部人生故事里，一睹大师的朋友圈和20、21世纪的国际政局风云。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也是勒卡雷的私人当代史。

作家与导演之间不得不说的故事

约翰·勒卡雷在文学上的斐然成就和他笔下生动、真实的人物吸引着大导演们纷纷找上门，他的很多作品，例如《柏林谍影》《锅匠，裁缝，士兵，间谍》《夜班经理》《永恒的园丁》《女鼓手》等都已被成功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在《鸽子隧道》中，勒卡雷回忆了很多他与大导演和明星们之间发生过的有趣故事。

1965年，《柏林谍影》上映后，勒卡雷去参加他所畏惧的法兰克福书展。厌恶密集宣传的他正独自呆在酒店里生闷气，突然有个电话找他，“弗里茨·朗在楼下等你”。勒卡雷怀疑弗里茨·朗是那个早上见过面的面目可憎、喋喋不休文学圈八卦的作家，本想挂断电话，却听到电话里纠正道“是电影导演，弗里茨·朗”，勒卡雷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我这时的反应，大概跟听到她对我说歌德在楼下等我也没什么区别了”。

新书推荐



2019年7月
南京大学出版社
[美]吉恩·贝尔·维亚达 编
《加西亚·马尔克斯访谈录》

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作者，拉美文学的泰斗，作品畅销全球，所受关注度堪比电影明星。而他本人真正想扮演的角色只有一个，古老又神秘——讲故事的人。《加西亚·马尔克斯访谈录》精选了这位讲故事大师二十多年间接受的重要采访，清晰而系统地勾勒出他早期、中期乃至后期的创作脉络，更为了解和研究马尔克斯其人其事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这里汇集了马尔克斯的“即兴创作”，他尽情讲述着亦真亦幻的故事：他的童年、外祖父母、爱情；他的记者生涯、创作的艰辛与愉悦；他的卡夫卡、福克纳；他的加勒比根基、左翼立场、他与卡斯特罗的友谊；他对电影、音乐的看法……这部访谈录就像一个故事魔盒，记录了马尔克斯的真实声音、私密时刻、思想火花。魔幻现实在这里流淌，谈话的艺术在这里尽显。



2019年6月
中信出版集团
界面文化
《野生作家访谈录》

中国当代的作家基本有两种存在形态，一种是“专业的”，他们享有专业作家的身份和工资福利待遇。还有一种，他们更像是一个个“单打独斗”的个体。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大都还有一个别的身份来养活自己，甚至是养活自己的写作。他们很多人的文学创作要在晚上或者周末的时间里进行，他们生活的样貌千姿百态，若论共同点，大概只有一直默默地持续写作这件事。我们就暂且称他们为“野生作家”。其实，无论中外，以全职写作为主都是不容易的，很多人们耳熟能详的大作家也都并非是全职写作：美国诗人T.S.艾略特是银行的评估员，卡夫卡是公务员，捷克作家赫拉巴尔年过半百时才专职写作，此前他做过列车调度员、废纸收购员和舞台布景工，而他们的“兼职”写作身份完全无损于作品的伟大。

时下，国内越来越多“野生作家”在文学圈名声渐起，这其中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作家。界面文化与中信大方在今年7月，隆重推出《野生作家访谈录》一书，收录了界面文化频道记者对国内“野生作家”的14篇特稿报道。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陈曦

人文社新版“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首发

快报讯(记者 陈曦)新版“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日前在京首发。该丛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巴黎圣母院》《包法利夫人》《格列佛游记》《堂吉诃德》《浮士德》等100种世界文学名著，将于年内陆续与读者见面。

据介绍，人民文学出版社自1951年成立以来，就承担起向中国读者介绍优秀外国文学作品的责任。上世纪50年代末，朱光潜、冯至、戈宝权、叶水夫等30余位外国文学权威专家组成编委会，负责编选三套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

书”。1978年，“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更名为“外国文学名著丛书”。这是新中国第一套系统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大型丛书，也是外国文学名著翻译的奠基性工程。

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表示，“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在中国读者中以系统性、权威性与普及性著称，但由于时代久远，许多图书在市场上已难见踪影，甚至成为收藏对象，稀缺品种更是一书难求。为此，人民文学出版社再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合作，以“网罗经典，格高意远，本色传承”为出发点，优中选



优，推陈出新，出版新版“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据悉，此次新版图书中嵌入AR技术，将名家大师的文学课藏

在书里，让读者享受全新闻阅读体验。还将集中推出5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系列，包括萨特文集、大江健三郎文集、库切文集等。